



第二千三百三十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3月25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于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柯克帕特里克夫人(美利坚合众国)

理事国：中国
法国
圭亚那
爱尔兰
日本
约旦
巴拿马
波兰
西班牙
多哥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扎伊尔

梁于藩先生
德拉巴雷·德南特依先生
辛克莱先生
多尔先生
西堀先生
努赛贝赫先生
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先生
韦兹纳先生
德皮内斯先生
阿梅加先生
奥顿努先生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怀特先生
恩瓜伊拉·姆贝拉·卡兰达先生

本记录载有以英语所作发言和以其他语言所作发言的英语口译译文的最初文本。最后文本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中刊印。

更正仅限于发言原文。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上午 11 时 35 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尼加拉瓜常驻联合国代表 1982 年 3 月 19 日致秘书长的信(S/14913)

主席：我谨通知安理会的理事国，我收到了尼加拉瓜代表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要求邀请他的代表团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这个项目。按照惯例，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我在安理会的同意下，提议邀请尼加拉瓜代表团参加讨论，但它没有表决权。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我请礼宾处处长陪同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执政委员会协调员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先生到安理会会议厅，并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执政委员会协调员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先生阁下在陪同下进入安理会会议厅，并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谨通知安理会的理事国，我还收到了安哥拉、古巴、洪都拉斯和墨西哥代表的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这个项目。按照惯例，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 37 条，我在安理会的同意下，提议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他们没有表决权。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邀请，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罗亚·库里先生(古巴)、卡里亚斯先生(洪都拉斯)和穆尼奥斯·莱多先生(墨西哥)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这个项目。

安全理事会今天的会议是应尼加拉瓜常驻联合国代表 1982 年 3 月 19 日致秘书长的信(文件 S/14913)

中提出的要求召开的。安理会的理事国还收到了文件 S/14908 和 S/14909，这两份文件载有尼加拉瓜常驻联合国代表 1982 年 3 月 16 日致秘书长的两封信；文件 S/14919 载有洪都拉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1982 年 3 月 23 日致秘书长的一封信。

第一位发言的代表是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执政委员会协调员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先生。现在请他发言。

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先生(尼加拉瓜)：主席夫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理事们，我向你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尼加拉瓜人民和政府向你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在整个历史上，人类为了获得比较好的和比较公正的生活方式一直在不断进行斗争。作为这个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中美洲地区在近代一直处于动荡之中，这是因为这个地区长期遭受压迫并决心使自己获得解放的人民在面临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反对的情况下不断进行战斗，这些人千方百计要制止这些不公正的社会迟早要发生的变革。

尼加拉瓜人民在作出了牺牲和重大努力之后，于 1979 年 7 月 19 日推翻了野蛮残忍的制度。萨尔瓦多人民也作出了牺牲和重大努力，正在使几十年前开始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并使其具有更大的价值，这场斗争在不同的时期遭受过压制和镇压，但它始终是正义的。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腐败血腥的政权，例如萨尔瓦多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政权，在 1932 年 1 月 22 日屠杀了 3 万多名萨尔瓦多人，索摩查独裁政权在恐怖统治的 40 年中屠杀了 10 多万尼加拉瓜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些事情是违背逻辑的，因而是难以理解的，那就是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和索摩查父子由美利坚合众国各届政府作后盾，得到它们无条件的支持。

我们尼加拉瓜人对美国各届政府的政策有过极度痛苦的体会，它们不断支持反人民的政府，骚扰并推翻廉洁奉公的政府，并对我国人民进行武装干涉。只要回顾一下就会发现，在我国整个历史上，这种非正义行动是屡见不鲜的。

在我国人民进行斗争的最后几周里，索摩查轰炸、扫射并烧毁我国的城市，在美洲国家组织第十七次协商会议上，美国再次企图通过一支泛美力量，使它对尼加拉瓜的干涉得到批准。今天，历史正在重演，只是细节不同罢了。本届美国政府正竭尽全力对中美洲进行干涉。

当我国的革命获得胜利的时候，尽管美国的政策出现了历史的不一致性，我们还是认为——其实是建议——有必要在一个新的尊重和合作的范围内同美国实行关系正常化。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于1980年9月在华盛顿会见了卡特总统。我们必须承认，就这样，进行卓有成效的对话变得可能了。双方为了重新调整和改善尼加拉瓜和美国的的关系而作出的这种安排，在1981年1月美国新的一届政府上台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美国新政府此时不得不正视尼加拉瓜革命获得胜利的现实，以及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被压迫人民为在所有部门都需要进行的广泛的变革而战斗的决心。这对新政府来说是一项重大的责任，它在整个竞选运动的竞选政纲中首先宣布了旨在摧毁尼加拉瓜革命进程以及不惜一切代价制止中美洲地区变革进程的行动计划，这项政策甚至与美国的盟国的政策也是有矛盾的，因为它是以傲慢而不是以理智为基础的。

如果新政府实行的政策表现得现实一些，并且首先符合它的大国地位所要求的责任，那么在竞选运动中提出的这些纲领本来不会是那么重要的，仍然仅仅是竞选中的宣传因素而已。

但是当竞选运动的纲领开始迅速变为事实时，现实是严酷的，甚至是引人注目的，经济侵略，口头威胁，执行破坏稳定的计划，容忍并鼓励从美国本身进行反革命武装活动，这些都属于美国现政府执政一年零两个月中唆使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这些事件都是针对一个由献身于重建他们的国家的普通男女所组成的国家的，而这个国家对美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并没有构成任何威胁。

与此同时，恢复向萨尔瓦多军队和保安部队提供军事援助，包括提供武器，训练部队，派遣顾问，是美国政府对萨尔瓦多危机作出的唯一反应。因而在一

项失败的非正义事业中再次损害了美国政府，从而损害了美国立国的价值标准和道义力量。

不久就爆发了抗议这种错误的和危险的政策运动。各国有责任心的人民和严肃的政府拒绝接受为了替美国支持刽子手的邪恶事业进行辩护而提出的借口，这些刽子手屠杀普通农民、工人、学生、专业人员、知识分子、儿童、妇女、老人、新闻工作者、牧师和教士。事实始终是清楚的，人们经常引证的东西方对抗并不是象人们常说的那样是由于尼加拉瓜实行革命变革，也不是由于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人民进行斗争。

正如我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发言时所指出的，谁也不能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即中美洲的斗争的真正原因甚至在布尔什维克在沙皇俄国夺取政权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同样不容怀疑的是，甚至在这以前；早在1912年，美国奉行的政策就是错误的，这种政策在尼加拉瓜的反映，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武装干涉。这种干涉遭到了我国人民的英勇抵抗。

这个地区发生危机的原因是很明显的，而美国方面作出的反应却是十分微弱和十分错误的，因此，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加拿大等国政府提出了一项全球性的、非歧视性的方案，以便在经济方面作出共同反应来帮助缓和因经济上的不公正而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冲突。美国本来是应该响应这项倡议的，但它没有响应。事实上，它奉行了一种单方面的、局限性的和排斥性的政策，把格林纳达、古巴和尼加拉瓜排除在外，从而削弱了我所提到的各国政府提倡的努力，使得不可能响应中美洲国家关于起码提供200亿美元资金和信贷以渡过今后五年的紧急要求。

我们现在就可以断言，美国现政府的政策仍然是与这个地区的现实脱节的，尽管有些人作出预言，美国政府政纲中对这个地区的威胁并不是在竞选中说说而已，而是正在日益变成可怕的事实。

暗地里对我国革命进行侵略的行径，现在已经使危机加剧到了这样的地步，即对中美洲迫在眉睫的干涉已使我们不得不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举行会议。

我只能申明，自从我出席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在此期间我们转交了萨尔瓦多革命者的具体的

和平建议——以来，中美洲的危机形势大大加剧了，为使这个地区实现和平和政治稳定所作的许多努力遭到了挫折。

正是由于这些事态的严重性，我才认为有必要到这里来提醒世界各国注意，中美洲的危机现已达到了发生灾难性爆炸的地步。

我认为有必要到这里来是因为世界舆论对中美洲捉摸不定的事态的发展越来越关注了。

我到安理会来是因为尼加拉瓜没有与任何国家签订过军事条约，因为我们不能设想由于美国政府对这个地区进行变革的需要采取麻木不仁的态度而引起世界性的危机，因为我们不希望使我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由于单方面的行动而成为世界大战略中地理政治图谋的一部分。

我来向联合国安理会发出呼吁是由于我们不能同意我们除了为保卫我们的国家而牺牲以外就没有其他出路，因为我们决不允许别人用武力来奴役我们。

我感到不得不到这里来是因为我也同美国国会和参议院中正在大力制止干涉的有责任心的先生女士们一样理所当然地感到忧虑；因为我同美国最重要的和高尚的新闻界一样理所当然地感到忧虑，也同美国人民即那些普通公民以及他们的宗教领袖和他们的市民组织、知识分子和工会的领袖一样理所当然地感到忧虑，他们拒绝进行他们历史上的另一场越南战争，并与尼加拉瓜人民具有共同的维护和平的愿望，因为在两国人民根深蒂固的历史记忆中都有干涉和战争苦难的形象。

我们要求召开这次会议是出于严肃的和极其紧迫的理由，而不是想利用这个讲坛来对美国政府进行侮辱。我们愿意作出我们在道义上有责任作出的一切努力来避免一场灾难，因为这场灾难对中美洲地区将产生难以形容的后果，因而可能危及世界和平。

我要极其诚恳地和坦率地对你们说，如果我们为维护和平所作的热情努力遭到失败，那么无论是威严的意志，还是威胁、封锁和入侵都不能制止我们为保卫我们合法的自决权而准备进行的历史性斗争，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我这样说是得到我国全国人民道义上的支持的。但是我们所要的不是对

抗，而是和平与安宁。这就是我们到这里来发言的原因。

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列述或者提出自现政府就职那天起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全部侵略行径和破坏稳定的行径的年表。我们将限于简短地回顾一下在最近几个月里发生的主要事件，这些事件构成的局面使我们能够断言，对中美洲的干涉已经在进行了。

因此，我们要告知你们，在佛罗里达州，就在美国本国领土上，设有训练索摩查反革命分子的营地；我们还要告知你们的是，当我们要求拆除这些违反构成美国法律一部分的中立法的营地时美国当局提出的那些软弱无力的、墨守法规的借口。

我们要告知你们，在洪都拉斯共和国靠近尼加拉瓜边界的地方设有索摩查反革命分子的阵地，在那里，中央情报局西半球事务司行动科的官员们纠集了大约2,000名反革命分子，对他们进行训练，并向他们提供给养和武器。在这方面，尽管洪都拉斯政府发表公开声明，表明它的中立立场，但是中央情报局损害这种中立立场的行动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力了。

我们要告知你们，就在过去五个月中，这几股索摩查武装反革命分子从洪都拉斯渗入我国领土，骚扰塞拉亚省北区的拉伊蒂、阿拉米坎巴、图斯克鲁塔拉西基-雅里的居民区；他们还渗入奇南德加省和新塞哥维亚省的埃尔埃斯皮诺，埃尔夸德罗和拉斯布里萨斯，使该地军民惨遭死亡67人，受伤20人。

今天凌晨1时30分，从洪都拉斯领土对尼加拉瓜的埃尔埃斯皮诺边境哨所进行袭击。在这次侵略中，尼加拉瓜的海关仓库被烧毁。今天清早4时30分，来自洪都拉斯领土的反革命匪徒又袭击了尼加拉瓜的距奇南德加省辛科皮诺斯东北八公里的萨卡顿边境哨所。

因此，我们要你们知道，在洪都拉斯埃尔帕拉伊索省与尼加拉瓜交界的地方，大约已有700名前索摩查国民警卫队员集中在几个营地上；在卡卡姆亚地区还有60名反革命分子；在洪都拉斯大西洋海岸的伦皮拉省和尼加拉瓜边境上设有几个索摩查反革命分子的营地，人数超过1,000人。从今年3月15日起，这些营地得到的武器和作战装备供应越来越多，其中包括数以百计的轻冲锋枪和M-16型步枪、爆破和杀伤手榴弹、掷弹筒和炸药。

我们要你们知道，几天前，美国电视新闻节目播放了一部纪录片，在这部纪录片中，出现了美国和阿根廷官员（这些阿根廷人中有许多人是最近被阿根廷陆军开除的），他们训练索摩查反革命分子和在洪都拉斯的拉丁美洲雇佣军。

我们要你们知道，3月19日（星期五），诺埃尔·埃内斯托·巴斯克斯·古铁雷斯先生要求在尼加拉瓜驻洪都拉斯大使馆避难，后来被洪都拉斯当局从我国大使馆的保护下强行抓走。巴斯克斯先生曾通过该国的新闻工具宣布，他是在加利福尼亚被招募的，为的是要参加在洪都拉斯可以自由行动的索摩查反革命分子集团，在他到过的地方，他能点出的阿根廷军人多达22名，他们在圣地亚哥·比列加斯上校领导下从事反对尼加拉瓜的阴谋活动。现在，在一个拙劣可耻的花招下，同是这一个人又在洪都拉斯武装部队的官方电视节目中出现，说了一些正好相反的情况——也就是说，他是被迫编造事实，企图把尼加拉瓜牵连进去。

我们要你们知道，在最近几天里，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海军部队对尼加拉瓜渔船的侵略行径增加了，使两个尼加拉瓜人死亡，一人受伤。

这些行径主要发生在丰塞卡湾，这是对所谓从尼加拉瓜沿这条路线向萨尔瓦多运送武器开展无中生有的谴责运动的结果——这场运动使这个海域的边界紧张局势加剧了。

我们还必须提到3月21日发生的挑衅，当时洪都拉斯空军四架超级神秘式飞机袭击了尼加拉瓜一艘正在该国领海上执行海洋资源监测和保护活动任务的海轮。看来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次事件中，国务院的官方发言人竟然匆匆忙忙地站在洪都拉斯军队一边，而没有采取谨慎的不干涉立场以促使缓和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之间的紧张局势。

你们还应当知道，美国已经作出决定，要在洪都拉斯的领土上修建空军和海军基地，第一个基地将修建在阿马帕拉岛上；已经建议在今后几天内签订一项条约，使美国在洪都拉斯领土上驻军合法化。事态的这一发展对于中美洲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很不幸的，它是借口所谓尼加拉瓜军事集结而不断掀起反对我国的活动的预谋的结果。

你们还应当知道，美国驻特古西加尔巴大使馆在本月19日正式承认，目前至少有72名美国军事人员驻在洪都拉斯。这个数目在那个国家是空前的。

用尖端电子侦察技术装备的美国海军“卡伦号”驱逐舰一直停泊在面对丰塞卡湾的尼加拉瓜太平洋海岸以外的海面上，执行监视任务，这是美国政府公开承认的。

我们还要你们知道托马斯·O.恩德斯先生2月底3月初对拉丁美洲的访问，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为了组织一支随时可以对这个地区进行干预的所谓泛美和平部队。

我们要你们知道，当美国的报刊和其他新闻工具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已批准1,900万美元的预算来进行不稳定活动和暗中活动，首先是破坏经济，进行袭击，进行训练和向索摩查反革命小组运送武器时，美国政府没有一个发言人或权力机关否认这些消息。事实恰恰相反，那些谈及这些消息的人把它们说得令人生疑，或者使它们具有肯定的性质。此外，在作了这些透露以后，我们开始感到恐怖行动实际上已经在进行了；在我国的客机和民用机场上放置炸弹，使人们惨遭伤亡；破坏桥梁；反革命匪帮恢复活动，例如所谓红色圣诞节组织在科科河一带活动，使我们的60名同胞遭到杀害。

我们要你们知道，自3月14日以来，在巴拿马运河区的南方军区一直在进行军事演习，参加这次演习的有来自美国的部队和那个军区的第193步兵旅；美洲国家组织内正在施加压力，以便通过一项决议，使得对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干涉合法化。

我们要你们知道，从1981年6月到今年3月11日，美国空军RC-135侦察飞机侵犯我国领空达40次之多。已经侦察到的侵犯我国领空的事件有：1981年7月28日一起；1981年8月3日和25日两起；1981年9月4日、11日、17日和25日四起；1981年10月2日、9日、13日、17日、20日、22日、24日、25日、28日和30日十起；1981年11月1日、3日、4日、5日、7日、10日、12日、14日和16日十起——该月7日侦察到了两次；1981年12月2日和30日两起；1982年1月3日一起；1982年2月2日、4日、

10日、16日、24日和27日六起；1982年3月1日到11日四起，分别发生在那个月的4日、8日、10日和11日。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尼加拉瓜太平洋海岸和我国与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的边界的上空，看来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十起是在1981年十月发生的，还有十起是在1981年11月发生的，这正好是里根总统和黑格先生表示可能立即对尼加拉瓜采取决定性军事行动的时候。

美国政府声称它有权对我国进行间谍活动和侵犯我国领空，这是根据什么国际法准则？

我们要你们知道，当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博比·英曼海军上将和五角大楼情报局副局长约翰·休斯先生向美国的新闻工具和舆论介绍尼加拉瓜军备集结的所谓证据时，就正式承认对尼加拉瓜领土进行了间谍活动。所谓尼加拉瓜军备集结的说法，已经被这个地区的军事现实否定了。

在这个地区，我国的军事力量是最薄弱的。我国没有空军。尽管如此，尼加拉瓜却还在受到军事基地的包围。长期以来，对尼加拉瓜采取的是一种敌对和好战的态度。它不时受到间谍飞机、间谍船以及海军演习的骚扰。我们是中美洲经常受到美国世界军事力量威胁的唯一国家。

保卫我们祖国的唯一真正的军事优势在于我国全体人民强大的战备和组织准备，因为在中美洲，我们是可以放心地把武器发给人民的唯一政府。

我们要你们知道，美国国务院3月12日在国务院把一个尼加拉瓜人奥尔兰多·何塞·塔尔登希拉介绍给美国报界，这是一种愚蠢的姿态，其目的在于积累各种证据，为其对尼加拉瓜采取干涉行动辩解。这个尼加拉瓜人曾被萨尔瓦多军队囚禁了一年多，后来从萨尔瓦多的土牢被移交给国务院的办事处。这一行动违反了国际司法准则，对萨尔瓦多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没有表现出最起码的应有的尊重。从这一角度来说，这个行动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的公民们应当扪心自问，以下这些事件是否严重违反了他们自己的法律：参加和共谋绑架；施加压力，进行威胁，迫使某人说谎，发表违背他自己的意志的声明；威胁某人的生命和肉体；共同参与压制以及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并且隐瞒事实真相。

我们要你们知道，3月14日22时44分，对保卫国家和交通具有战略意义的两座大桥被破坏分子炸毁了：内格罗河桥被彻底炸毁，科科河桥的结构遭到很大破坏，车辆无法通行。

这两座大桥都在与洪都拉斯接壤的省内，这些罪恶行径再次表明，中央情报局暗中进行的破坏活动是美国国务院所称许的。我们这样说是得到总统顾问埃德温·米斯充分证实的。3月16日，美国记者问米斯，炸毁这两座桥梁是否意味着暗中破坏计划已经付诸实施了，他回答说：

“任何情况下，我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认这类事件，因为不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不能排除我们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可能干出的事情。”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下面这件事，那么情况就更严重了。2月15日，当《华盛顿邮报》记者向里根总统问起关于批准外国在尼加拉瓜暗中进行政治和准军事活动的计划时，他没有明确否认存在这种行动，只是拒绝对这个问题进行任何评论。

此外，曾在越南战争中作战过的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一名退伍军人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说，他过去的特种部队首脑曾试图根据一项5万美元的为期六个月的合同招募他到尼加拉瓜参加雇佣军作战行动，特种部队的许多退伍军人都即将去尼加拉瓜。

我们要你们知道，在1981年11月，司令部设在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国南方军区已经完成了对我国的电子包围，以监视、控制，甚至干扰或破坏我国领土上的一切通讯。在这项在中美洲史无前例的行动计划中，美国使用了鬼怪式A-4C、空中警报和控制系统和RC-135侦察飞机。

我们还要你们知道，自1981年10月以来，在设在巴拿马运河区东区的营地，由索摩查前国民警卫队士兵组成的三个连开始接受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教官对他们进行的伞兵降落和使用炸药的训练。南方军区司令华莱士·纳丁将军已经视察过这些营地。

同样，在南方军区管辖下的巴拿马运河区，正被阿根廷陆军作为中途停留点，以便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向萨尔瓦多空运阿根廷空军旅以及顾问、装备和武器。在过去四个月里，这种飞行已经进行了45次以上。在

古利克堡，20名阿根廷顾问正在训练萨尔瓦多特种部队。

这些基本因素迫使我们从3月15日开始采取特殊措施来保卫我们祖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但是，与此同时，由于这些侵略活动已经进行，所以承认和支持墨西哥政府和法国政府在过去几个月里为谋求中美洲地区的危机获得政治解决所作的努力是完全公平的。

除了上述努力，墨西哥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还本着真正的拉丁美洲精神，于2月21日在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始终如一地坚决建议，举行全面谈判来谋求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

这项全国的建议认为，为了寻找解决中美洲局势的适当办法，必须有美国、萨尔瓦多交战各方、古巴和尼加拉瓜参加。这一建议已经受到古巴革命政府、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革命者、萨尔瓦多革命民主阵线和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政府的欢迎。

从那时起，美国政府进入了同墨西哥政府代表进行会谈的阶段。在同墨西哥外交部长豪尔赫·卡斯塔涅达先生举行了一轮会议以后，亚历山大·黑格先生公布了一项五点建议，目的在于在萨尔瓦多预定于3月28日举行选举以后开始同尼加拉瓜举行会谈。

美国已经公开表示愿意根据这五点同尼加拉瓜谈判，这个事实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因素，但结果却与此相反，正如我在这次发言中自始至终试图表明的那样，美国政府对尼加拉瓜采取的侵略和破坏稳定的行动在明显增加。

我们有责任向安理会说明，就在3月28日即萨尔瓦多选举日前后的几天里，关于即将进行干涉的预言变得更有根据了，根据上面所说的事情，我们不得不断言，虽然美国公开表示愿意进行谈判，但它在那时之前已经开始采取另一手段，即进行侵略了。

除了上述考虑之外，黑格先生宣布的五点并不构成寻找和找到现实的解决办法的全面态度。这项建议没有把这样一个事实考虑进去，即中美洲危机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这样一种从未得到过证实的说法：武器

正通过尼加拉瓜运到萨尔瓦多革命者的手里，而事实上美国正在向萨尔瓦多军队提供武器、飞机、直升飞机、顾问和技术支援，并为其加速军事训练。恰恰相反，有责任承认，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萨尔瓦多普遍存在的不公正状态，因此，迫切需要通过谈判找到一种答案，以便探讨进行萨尔瓦多社会所要求进行的全面改革的可能性。

可是难以理解的是，那个在人类历史上军备集结最多、在武器上花钱最多的国家竟然不许我们达到保卫我们自己国家的最起码的条件。尼加拉瓜拒绝接受美国企图对它在国防上理应享有的特权强加的屈辱性限制。我们确信，世界上没有一个主权国家会接受这样的东西。由于尼加拉瓜作为一个革命的国家已经明确宣布，它决不会对拉丁美洲或加勒比的任何兄弟国家使用武力，因此采取这种立场就更没有理由了。我们趁此机会重申这一保证，重申我们愿意同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协定。

我们认为，我们都有责任通过谈判找到以政治方式解决本地区所面临的问题的办法，而决不要认为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我们认为，必须集中努力找到切合实际的，并能使我们抛弃一切先决条件立即开始谈判的答案。

我们要你们知道，美国政府已经使萨尔瓦多的议会选举——这些选举与我们大陆上由军界优秀分子所主持的许多其他选举一样——变成一种“对它自己的利益至关重要的”东西，这是很可笑的。但是，由于那个国家互相倾轧的势力在选举中的对抗所造成的极其紧张的形势，不得导致美国政府进行武装干涉，尤其在可以预料的选举失败的时候，更不得进行这种干涉。我愿意重复一遍：由于那个国家互相倾轧的势力在选举中的对抗所造成的极其紧张的形势，不得导致美国政府进行武装干涉，尤其在可以预料的选举失败的时候更不得进行这种干涉。相反，出现这种情况正好证明迫切需要通过谈判获得政治解决。

这个地区的各国人民要求通过谈判获得政治解决；美国的舆论要求通过谈判获得政治解决；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好的政府要求通过谈判获得政治解决；全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正盼望通过谈判获得政治解决。

我们不希望看到我们自己为了战胜外国的干涉被迫以人民遭到入侵时所产生的士气和力量进行抵抗和斗争，美国人之所以能够在1776年赢得独立，靠的就是这种士气和力量。

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进行指责，而是要求彻底结束对我们的祖国和这个地区奉行的侵略、威胁、干涉、暗中活动和入侵政策，并且要表明，这个地球上人类资源的分配尽管是不公平的，但并没有授权强国欺侮弱小国家的人民。

最后，我愿把这次发言具体归纳为几点。关于这几点，我在1981年10月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上的发言中以及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1982年2月19日于马那瓜举行的拉丁美洲政党常设会议上提出的建议中已经提出过了。具体如下：

第一，不能把尼加拉瓜或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任何国家当作美国地缘政治保护地，或者它的所谓战略边疆的一部分，因为这个概念限制我国行使主权和独立。

第二，因此，尼加拉瓜根本没有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我们是小国，一个有尊严的和贫穷的国家，它在国际上奉行不结盟政策。美国人民和国家的民族利益不应同现政府的具体政策混淆起来，现政府正试图使它自己的观点被普遍接受，即使这不仅牺牲它本国公民的和平、安全和安宁，而且要牺牲一整批国家的和平、安全和安宁。这些国家和我们自己的国家一样，有权决定它们自己的命运。

第三，我们愿意在互相尊重和无条件地承认我们的自决权的基础上改善同美国的关系的气氛。

第四，我们愿意立即开始同美国政府进行直接的和坦率的对话，即使在一个双方商定的第三国进行也可以，目的是要通过这种谈判达到具体的结果。

第五，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的萨尔瓦多爱国者已经授权我们表示，他们愿意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立即开始谈判，再次重申他们通过我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上的发言中发出的呼吁。

第六，古巴革命政府已经授权我向安全理事会表示，它也愿意立即开始谈判。

第七，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政府、古巴政府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革命民主阵线的萨尔瓦多爱国者支持墨西哥总统何塞·洛佩斯·波特略2月21日在马那瓜提出的关于举行谈判的倡议。

第八，为了确保中美洲地区的和平与内部稳定，尼加拉瓜愿意立即与这个地区的所有邻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第九，尼加拉瓜不得不拒绝美国企图对尼加拉瓜在国防上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最高特权强加屈辱性的限制。

另一方面，我们要求美国政府立即：

——制止那些已经宣布的并已受到谴责的、但是从未正式否定过的措施和秘密计划，停止实行破坏稳定的秘密计划和资助准军事部队的组织，这些部队是由在洪都拉斯的美国军事人员以及阿根廷和其他南美洲国家现役和退役军人指导和训练的。

——停止把洪都拉斯领土用作对我国进行武装侵略和恐怖活动的基地。

——停止在美国领土和洪都拉斯之间运输武器和反革命分子。

——拆除设在美国领土上的、主要设在佛罗里达的反革命军事训练营。

——美国情报界停止参加资助、训练和组织反对我国的部队和秘密计划。

——美国军舰撤离中美洲海域和尼加拉瓜沿海水域。

——间谍飞机停止侵犯尼加拉瓜领空。

美国政府必须正式明确作出保证：它不进攻尼加拉瓜，也不发动或煽动对中美洲的任何直接、间接或暗中的干涉。

尼加拉瓜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明确宣布，它有责任谋求和平手段解决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问题，并要求安理会抵制任何武力行动或威胁，对任何直接、间接或暗中干涉中美洲的行径进行谴责。

为了纪念历史上各次战争中被杀害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纳粹集中营里遭受折磨和屠杀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为了纪念在争取解放和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各种压迫的斗争中牺牲的成千上万的爱国者，为了纪念在争取独立、正义与和平，争取各国人民获得自由、主权和独立的权利，争取人类希望和平与要求和平的权利的斗争中牺牲的中美洲爱国者，让中美洲实现和平吧。

主席：我谨通知理事会的理事国，我刚刚接到阿根廷代表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上这个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在安理会的同意下，提议邀请那位代表参加讨论，但他没有表决权。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的邀请，罗卡先生(阿根廷)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现在以美国政府代表的身分发言。尼加拉瓜政府协调员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先生在他要求召开这次会议的信中对美国政府进行了一些异乎寻常的指责。我们自然要对奥尔特加先生对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意图进行的严厉指责作出回答，并对我们两国关系的状况发表评论。

奥尔特加先生的抱怨的实质是美国将要对他的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因此，他在要求召开这次会议的信中写道：

“美国武装部队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的日益增长的危险对中美洲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以及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S/14913,附件,第1页〕

他谈到了美国政府的“干涉主义战略”以及“清楚地证明向尼加拉瓜发动进攻和直接干预萨尔瓦多的意图”的言论和“具体行动”〔同上,第2页〕。为了为这种指责提供论据,奥尔特加先生又指责我们“一再系统地发表……侵略性言论,因而严重影响了国际关系的正常处理……”,他还指责我们发表“好战的声明”〔同上,第1和第2页〕。奥尔特加先生断言,美国的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违反了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

并且“对中美洲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以及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同上,第1页〕。

尼加拉瓜对美国进行攻击不是偶然的;尼加拉瓜政府也不是随意提出指责的。尼加拉瓜政府谴责美国的政治行为恰恰就是它自己所犯的罪行:大规模干涉邻国的内政,一贯力图用武力和暴力颠覆和推翻邻国的政府,采取侵略行动,以破坏该地区国际关系的正常处理。这些行动和意图是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

这些指责既夸张又毫无根据,是一个有趣的推测典型。捕风捉影是一种心理活动,有这种心理活动的人否认自己的感觉和意图,同时把它们归咎于别人,也就是说,推测到别人身上。

敌对是患妄想狂者政治风格的主要感情,推测是表现这种风格的主要手法,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这种风格具有桑地诺领导人执政以来的政治行为的特点。此外,我还感到遗憾的是,桑地诺敌对行为的主要对象是美国政府和人民。

尼加拉瓜政界新的杰出人物——他们自称桑地诺主义者——编造了一个历史神话来为他们要求掌握全部权力辩解。根据这个神话,美国要对尼加拉瓜遇到的一切问题和灾难——自然方面的和社会方面的——负责。桑地诺主义者的国歌把我们描写成人类的敌人,桑地诺意识形态把我们说成是竭力反对每个国家的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及世界和平的。桑地诺主义者自他们执政之日起,一直预言美国将会侵略他们。他们已经重申美国佬就要来了;如果我们不把批评压制下去,不动员人民参加军队,不摧毁自由,那么反革命分子就会杀死我们。

为了证明消灭反对派并把权力集中在一小撮一党的杰出人物手里是正确的,极权主义者一再重弹某一个国家被国内外敌人包围的老调。

在过去的两年半里,由于新的统治者熟练地采取了行动,首先建立然后逐步实行对尼加拉瓜社会各个部门和机构的控制,尼加拉瓜想从暴政中获得更大的自由、民主和安全的希望已经濒于破灭。康拉德·海登对纳粹几乎夺取了德国社会的全部权力作过贴切的描述,借用他的话来说,尼加拉瓜新的统治者用“分期政变”的办法来扩大和巩固其权力。

桑地诺主义指导者们一次采取一个步骤来打击他们队伍中软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一次一个部门地对尼加拉瓜社会采取行动——一会儿夺取电台和电视台及报纸，一会儿将新的企业收归国有，一会儿加紧对经济实行控制，一会儿对独立的工会采取行动，一会儿禁止一位主教上电视，一会儿组织并加强桑地诺保卫委员会，将革命及其要求、惩罚和监视扩大到尼加拉瓜的每一条街道。

与此同时，尼加拉瓜的军队以及尼加拉瓜在国际上的作用得到了引人注目的、异乎寻常的扩大。今天，尼加拉瓜民兵的规模和兵力比加强索摩查政权的民兵大许多倍，它加强的政治机器比索摩查的政治机器复杂许多倍。

一位政治学家在描写纳粹在德国一个小镇塔尔堡巩固权力的情形时，就破坏社会以及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化过程指出：

“在那些日子里，塔尔堡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人们并不真正了解如果希特勒上台这个小镇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并不真正理解纳粹是什么。”

要理解尼加拉瓜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同样是并不容易的。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每当政府需要扩大权力时，它总是要对国内外的敌人进行新的谴责。

我们在尼加拉瓜听到了人们熟悉的欺人之谈的论调，我们时代的极权主义统治者和未来的极权主义统治者就是用这种论调攻击现实，企图使我们相信，无疑也使他们自己相信，发动战争就是谋求和平，镇压就是解放，新闻自由就是对新闻进行非常严格的控制。因此，在1982年2月19日，刚才发言的奥尔特加司令在一次国际会议——拉丁美洲政党常设会议——的首次会议上庄严地保证，用暴力手段强行把梅斯基多的印地安人迁走是很自然的，仅仅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人权。

尼加拉瓜的主教们在1982年2月18日发表的声明中说，这些强迫的重新安置，“严重侵犯了个人、家庭和全体人民的人权”。尼加拉瓜的主教们说，其中包括：

“事先不打招呼，不进行认真的对话就用军事行动对个人进行重新安置；强行军，不充分考虑老弱、妇女和儿童；指责或谴责某些城镇的全体居民同反革命勾结；破坏房屋、财物和家畜；个人在这样一些情况下死去。使我们感到十分悲痛的是，这些情况使我们想起了我们这个地区其他国家人民的引人注目的事件。”

鉴于这种镇压、愚弄和指责的方式，我认为，出现上星期的情况是毫不奇怪的，上星期奥尔特加司令对美国政府提出了新的指责，而就在同时，尼加拉瓜停止实行宪法，并颁布了一项新的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法，使得这个国家尚存的有限的自由和多元论有被取消的危险。这项新的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法规定，在由桑地诺控制的国务委员会里停止对议拟中的新闻工具和政党法的一切讨论。它规定，内政部长可以对那些被怀疑同反革命分子有牵连的人进行预防性扣留拟定一个大概人数。按照这项法令，天主教电台已经无限期地关闭，广播电台的一切新闻节目，除官方的新闻报道以外，都被禁止。规定尼加拉瓜尚存的一家独立的报纸——《新闻报》——和所有其他新闻工具的新闻报道必须事先送审。昨天，事实证明《新闻报》不可能出版了，因为发现这家报纸有50%以上的内容是犯禁的。根据这项新的紧急状态法的规定，反对党领导人已接到通知，不得离开那个国家。如果有人企图象平常那样到国外旅行，就要吊销他的护照。根据这项新的法律，规定对企业强行征收“爱国税”，以便为它最近的动员运动筹集资金。

这样，革命的辩证法就在尼加拉瓜出现了，解放已经在桑地诺主义的尼加拉瓜产生了对立面。人们熟悉的老的论据被用来为进行新的更加严厉的镇压辩解。

尼加拉瓜新政府本来是可以不向它的人民开战，满足他们要求和平的愿望的；它本来还可以接受美国表示的友谊。它没有必要象现在那样。事实上，美国政府并不反对桑地诺执政，它也没有企图阻止他们巩固政权。

正相反，在我们的帮助下，尼加拉瓜政府在两年中从国际开发银行得到的贷款，比索摩查政府在过去

任何 10 年中得到的贷款还要多。在尼加拉瓜政府成立的头 18 个月中，美国政府向尼加拉瓜提供的经济援助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政府向它提供的经济援助都多。在尼加拉瓜内战的关键阶段，美国政府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支持桑地诺主义者，终止对其反对者的武器、弹药和汽油的供应，通过谈判使索摩查和乌尔库约辞职，这个事实并没有改变桑地诺领导对美国的态度的看法。国会匆匆通过追加 7,500 万美元援助方案以帮助尼加拉瓜进行复建工作，以及我们继续积极支持尼加拉瓜向多边借款机构申请信贷，这些也都没有改变桑地诺领导对美国的态度的看法。

我们本来可以希望——事实上我们确实希望——美国的支持会改变桑地诺领导对我国政府的敌对态度。可惜效果并非如此。美国政府——国会和行政部门——以自己的言行表明，它不仅尊重尼加拉瓜政治进程的主权和尼加拉瓜人决定他们自己的政府的权利，而且我们愿意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支持尼加拉瓜的新政府，帮助它克服内战造成的破坏。不幸的是，桑地诺意识形态压倒了美国援助的现实。事实证明，在尼加拉瓜领导人的心目中，美国支持经济复苏和民族独立的事实不如成见那样有力：我们仍然是人类的敌人美国佬。

和本世纪用武力夺取政权的其他人一样，桑地诺领导人时刻想到，他们将成为他们据以夺取和行使权力的暴力阴谋的受害者。他们提心吊胆，唯恐他们的邻国实际上象他们有组织地对待邻国那样对待他们。

当然，有组织地企图颠覆和推翻邻国政府正是他们尼加拉瓜政府。萨尔瓦多很不幸，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

在尼加拉瓜内战时期于 1978 年建立的一个秘密支援系统在索摩查于 1979 年 7 月垮台以后继续进行活动，其新的最后目的地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古巴的发言人已一再强烈否认存在这个支援系统。然而十分明显，这种否认是虚伪的。

尼加拉瓜提供的支援系统分三大部分：外部武器供应、训练及指挥和控制。索摩查政府于 1979 年 7 月垮台后仅几个星期，桑地诺主义者便支持萨尔瓦多叛乱分子方面开始进行合作，他们设立训练营地，

并使武器供应网开始活动。这种秘密援助最初是通过当地的黑市提供的，资金比较有限。到了 1980 年，在哈瓦那会议把萨尔瓦多的马克思主义者统一成一个单一的军事指挥结构以后，桑地诺领导同意充当一个来源于本半球以外的规模空前的武器交易系统的渠道。这个结构今天仍然存在。

供应萨尔瓦多叛乱分子的武器弹药用船运到尼加拉瓜，偶尔由哈瓦那直接空运到尼加拉瓜。尼加拉瓜的三艘船，即莫宁波号、阿拉斯利号和尼加拉奥号经常把武器弹药装在它们的货物中从古巴运到尼加拉瓜。设在马那瓜附近的萨尔瓦多游击队总部安排把武器弹药运送到萨尔瓦多。补给活动的时间安排与计划中作战的激烈程度是协调的，因为在每一场战斗的高潮之前，都可以发现新运来的大量武器。

当缴获秘密输送的武器，或发现贮存武器和恐怖分子的补给品的秘密仓库时，往往不可能确切知道最后接收人是危地马拉人、洪都拉斯人、哥斯达黎加人，还是萨尔瓦多人，因为古巴和尼加拉瓜建立的武器供应网正把致命的军需品输送给所有这四个国家的游击队和恐怖分子。

现从几十个例子中挑选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秘密偷运技术和路线：

首先看一看空运。帕帕洛纳尔机场是把武器从尼加拉瓜直接空运给萨尔瓦多游击队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帕帕洛纳尔是马那瓜西北 23 海里以外的一个商业不发达地区，只有土路与外界相通。1980 年 7 月的晚些时候，这个机场只是一个农用土跑道简易机场，大约只有 800 米长，但是到 1981 年初，这个简易机场加长了 50%，达到 1,200 米左右。每端还增加了一个回旋空地。在跑道的西端修建了一个疏散停机区，其中有三个停机坪——这是军用机场的典型特点。这三个停机坪已经清理好了，并在那里修建了六个机库和库房。机库用于贮存供应萨尔瓦多游击队的武器。从这个空军基地起飞的 C-47 飞机与在萨尔瓦多看到的飞机是相同的，尼加拉瓜指定几名飞行员定期飞萨尔瓦多航线。到 1981 年 3 月，这条特殊的航线关闭了，但是，尽管尼加拉瓜在为这件非常危险的工作征聘飞行员时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某种空中渗透迄今仍在继续进行。

从尼加拉瓜由陆路运送武器是经过洪都拉斯的。用这种办法运输武器的例子可以找到几个，而且已经找到了。洪都拉斯当局已经截获了从尼加拉瓜启运、途经洪都拉斯的并藏在洪都拉斯地窖里的各批武器。例如，在1981年1月初，洪都拉斯警察抓住了六个人，他们当时正从一辆来自尼加拉瓜、途经洪都拉斯的卡车上卸武器。这六个人供认他们是萨尔瓦多人，是萨尔瓦多人民解放力量国际支援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带着许多涂改和伪造的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的护照和其他身分证。这一辆卡车就装了100多支M-16和AR-15型自动步枪、50发81毫米迫击炮炮弹、大约10万发5.56毫米子弹，另外还装有有机枪子弹带、背包等。

1981年4月，洪都拉斯当局截获了一辆牵引车挂车式卡车，这辆卡车从尼加拉瓜经瓜苏尔交叉点进入洪都拉斯。这辆卡车显然是开往危地马拉的。弹药和宣传品藏在挂车的侧壁里。这一批武器藏在洪都拉斯特古西加尔巴控制着一个仓库，仓库里设有伪装地板和特殊地下室以贮藏武器。

哥斯达黎加立法机构在1980年6月建立的一个特别立法委员会在其1981年5月的报告中证实，尼加拉瓜内战期间，在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之间建立了一条秘密武器供应线，桑地诺主义者在尼加拉瓜执政以后，这条供应线继续在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之间活动。

1981年4月和7月，危地马拉保安部队在危地马拉城秘密仓库的地窖里缴获了大批供游击队使用的武器。在危地马拉城秘密仓库里缴获的车辆中，有几辆有尼加拉瓜海关最近做的标记，这就说明，这种运输活动是一个经过周密组织的武器供应网的一部分。

在过去三个月里，运往萨尔瓦多的武器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峰，平均总数达到了自去年发动所谓最后攻势以来的最高点。尼加拉瓜和古巴最近运往萨尔瓦多的武器主要是从海路以及又是经过洪都拉斯的陆路运输的。

上个月，萨尔瓦多一个游击队小组在乌苏卢坦海岸获得大量武器，这些武器是从尼加拉瓜经海路运来的。

1982年3月15日，哥斯达黎加的司法警察宣布在圣约瑟发现了一所房子，内有一大地窖武器、炸药、制服、护照、文件、伪造的30多个国家的移民印章以及有秘密隔舱的车辆，这些东西都与正在进行的通过哥斯达黎加领土向萨尔瓦多游击队运送武器有关。九人被捕：有萨尔瓦多人、尼加拉瓜人、一个阿根廷人、一个智利人和一个哥斯达黎加人。哥斯达黎加警察迄今已经截获13辆私运武器的车辆。警察没收了大约150件到175件武器，从毛瑟枪到机枪、黄色炸药、杀伤手榴弹、一个掷弹筒、子弹和500套战斗服。一名俘获的恐怖分子对警察说，这些武器和其他物资本来应该在3月20日之前交给萨尔瓦多游击队“用于选举”。

尼加拉瓜对邻国的兄弟般援助并不限于武器，而且还为它们训练人员。尼加拉瓜和古巴这种协调的政治和军事训练为在萨尔瓦多和中美洲其他地方活动的游击队使用武器打下了根本基础。

至少自1980年年中起，萨尔瓦多游击队一直在尼加拉瓜全国各地的临时训练学校和为数众多的桑地诺军事基地受训，课目有军事战术、武器、通讯和爆破器材。在尼加拉瓜的几个军事基地，萨尔瓦多人在古巴和其他外国顾问的指导下接受训练。为了接受更多的专门训练，游击队经尼加拉瓜去古巴。他们持有伪造的身分证以便通过第三国。游击队在古巴接受训练后又经尼加拉瓜回到萨尔瓦多。1982年1月袭击伊洛班哥机场和1981年10月袭击萨尔瓦多埃尔奥罗大桥就显示了这种训练的明显效果。这两次袭击都是破坏分子在得到非常精心的帮助的情况下干的。

洪都拉斯警察于1981年11月27日在特古西加尔巴搜查了洪都拉斯莫拉桑解放阵线的秘密仓库；当时双方发生交火，但是警察还是抓到了这个小组的几名成员。请记住这个组织现在叫洪都拉斯解放阵线了。尼加拉瓜对邻国无限慷慨。警察最后抓了那个小组的几名成员。洪都拉斯莫拉桑解放阵线的这个小组包括一个洪都拉斯人、一个乌拉圭人和几个尼加拉瓜人。被抓获的人对洪都拉斯当局说，尼加拉瓜政府不仅向他们提供炸药，而且还提供旅费。所缴获的文件和其他人的交待进一步详细说明，这个小组是在桑地诺高级领导人的唆使下在尼加拉瓜成立的；这个小组的

行动组长住在马那瓜；这个小组的成员在尼加拉瓜和古巴接受军事训练；有一个秘密据点的游击队负责把武器弹药从尼加拉瓜的埃斯特利运送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还向邻国提供其他指挥和管制服务。

顺便说一句，尼加拉瓜社会福利部长安东尼奥·贝弗雷德上星期在利马对记者说，尼加拉瓜的一些“志愿人员”已经到萨尔瓦多去同游击队一起作战。也许他们要我们相信，把萨尔瓦多游击队军事司令部设在马那瓜附近也是一种“志愿”行动。事实上，萨尔瓦多的计划工作和作战行动得到那个司令部的指导，在那个司令部里，尼加拉瓜军官积极参与指挥和控制。该司令部协调对叛乱分子的后勤保障，其中包括食品、药品、服装、经费，最重要的自然是武器弹药。这个设在尼加拉瓜的司令部决定进攻哪些地方，并协调供应品的输送工作。分散在萨尔瓦多全国各地的游击队不断地得到指导。格局是非常清楚的，它到今天仍在起作用。

我们非常希望尼加拉瓜政府不要再竭力镇压其本国人民和推翻邻国政府。坦率地说，我们认为，在这方面的某些进展可能已经在望。当尼加拉瓜政府在这种时候决定试图扩大和加剧地区冲突时，我们有点感到吃惊。对尼加拉瓜这项决定的一种解释是，它担心美国政府即将入侵尼加拉瓜。但是提出这种指责自然是可笑的。美国政府并没有准备入侵任何国家，我们已在我们的各级政府机关、任何时候以及许多场合下都作了这样的说明。

美国政府一知道尼加拉瓜的意图和行动，确实就采取空中行动来保卫我们自己的安全，并保卫受到桑地诺政府威胁的其他国家的安全。这些空中行动是由不带武器的高空飞机进行的，其唯一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核实关于尼加拉瓜进行干涉的消息，这些行动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没有构成威胁。正相反，威胁地区与世界和平的是这些照片所揭露的活动。尼加拉瓜政府会说，这种照片是不存在的，对于这种否认，人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坦率地说，美国政府对于尼加拉瓜此时向安理会提出呼吁感到吃惊和迷惑不解。

安理会大多数理事国都明白，当我们和其他人正积极寻找以和平方式解决有关各方的分歧的基础时，

奥尔特加司令却提出了引起争议的指责。就在上星期，尼加拉瓜政府还表示愿意进行谈判。然而，在两位政府高级官员访问古巴以后，他们就要求召开这次会议，在这个最公开最重要的讲坛上提出毫无根据的指责。

美国谋求中美洲的和平。我们一再企图同尼加拉瓜人探讨我们两国政府在缓和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方面进行合作的途径。我们已经向尼加拉瓜政府提出建议，但没有收到答复。相反，尼加拉瓜政府执政以后，于去年派遣丹尼尔·奥尔特加到联合国——就象今天它所做的那样——对美国进行攻击，以此作为对美国的答复。

美国现政府一就职，就派助理国务卿托马斯·恩德斯到马那瓜，试图同尼加拉瓜政府领导人联系，提出摆脱对抗的办法，要求他们限制他们的军事力量，停止干涉邻国。当时我们主动提出了讨论的具体议程，我们表示愿意考虑他们所关心的事情，并要求他们考虑我们所关心的事情。我们还同意在考虑这个建议时不发表任何公开讲话。

没过多久反应就来了。一个月以后，即9月15日，温贝托·奥尔特加在马那瓜发表讲话，对美国进行诽谤。10月5日，尼加拉瓜执政委员会协调员丹尼尔·奥尔特加在这里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攻击美国过去干涉中美洲，指责我们制造了世界上的，实际上是整个历史上的所有问题。

在最近几星期里，我国国务卿与墨西哥外交部长进行了会晤，再一次企图使尼加拉瓜人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尼加拉瓜政府又是如何回答的呢？派奥尔特加先生到联合国来，显然是谋求宣传上的胜利，显然是谋求加剧冲突。

尼加拉瓜政府说过，它要求和平；它说过，它希望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但是遗憾的是，它言行不一。如果尼加拉瓜政府真正想缓和紧张局势，它会继续积极充当运输旨在颠覆萨尔瓦多政府的作战物资的渠道吗？它会进行一场有组织地对它自己的印第安居民采取暴力行动，确保以不受一个和平民主的邻国洪都拉斯的侵犯为借口迫使大约25,000名印第安人离开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家园的运动吗？它会在过去的一年里

使古巴军事和安全顾问的人数增加一倍吗？它会继续设法加强它的军事力量和武库吗？它会对它自己的人民宣布戒严状态，有效地消灭反对派吗？最重要的是，它会继续源源不断地向萨尔瓦多输送武器，甚至就在萨尔瓦多人民前所未有地获得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机会时增加武器、子弹和宣传品的输送量吗？

鉴于美国与尼加拉瓜现政府的关系史，当尼加拉瓜宣称它要求和平，或者说它希望改善同我国的关系时，我们理所当然地有一点怀疑。我们要问，这种公开表示关心和和平的态度怎么同温贝托·奥尔特加司令和贝亚尔多·阿尔塞司令的言论相一致呢？前者说，反对派将被吊死在路灯柱上；后者对我们说，无论我们或任何人做什么或者说什么，尼加拉瓜政府将继续向萨尔瓦多源源不断地输送武器。

然而，尽管尼加拉瓜政府作出这些粗鲁的反应，美国却仍然一再表示愿意进行对话。国务卿黑格12月份在美洲国家组织大会会议上又作了这种表示，他说：

“美国已向尼加拉瓜建议实行关系正常化。如果尼加拉瓜考虑我们对于干涉和军事化的关切，我们也准备考虑他们所关切的事情。在寻求正常关系方面，我们并没有关门。”

尼加拉瓜政府并没有对我们的建议作出反应。

2月24日，里根总统在他的关于在加勒比盆地采取主动行动的演说中说：

“我们不谋求把任何人排除在（这个主动行动）的利益之外。然而，有些人离开了他们的美洲邻国和他们的遗产。让我们恢复本半球的传统和共同价值标准，我们将对他们表示欢迎。这要由他们作出选择。”

最后，就在几星期之前，墨西哥总统表示愿意进行斡旋，努力缓和尼加拉瓜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欢迎这个主动行动。黑格国务卿3月15日在纽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五点，我们认为，这五点可以作为大大改善美国政府和尼加拉瓜政府之间的关系的基础。这五点已在早些时候转达尼加拉瓜政府了：双方高级官员重申我们根据里奥条约所承担的义务，保证互不干涉和互不侵犯；美国对尼加拉瓜流亡分子在美国的活动以及美国实施中立立法作出政治保证；作出地区性保证，不进口重型进攻性武器，并将外国

军事顾问和安全顾问的人数减少到相当低的水平；向美国国会提出建议，要求美国恢复向尼加拉瓜提供援助；尼加拉瓜人采取行动撤出萨尔瓦多——结束他们的指挥和控制活动、他们的后勤活动，包括输送武器弹药以及训练营地。

现在，甚至在墨西哥政府代表和美国政府代表正在就这一主动行动进行磋商的时候，尼加拉瓜政府虽然对正在进行的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却还是再次采取了只会加剧而不会缓和紧张局势的行动。

虽然美国政府认为尼加拉瓜的行动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我们对此表示遗憾——但是我们并没有反对尼加拉瓜政府在这个讲坛发言的愿望，尽管尼加拉瓜政府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决心无视联合国宪章和美洲国家组织宪章中明确规定的程序。正如安理会理事国所知道的那样，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二条鼓励为通过区域办法和平解决争端作出努力，并把它们放在优先地位。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第二十三条具体规定了美洲组织在地区性争端提交安理会之前解决这些争端中所起的作用。

尼加拉瓜政府应当是首先要忆及美洲组织第十七次外长会议的政府之一，这次会议在1978年和1979年讨论了中美洲威胁这个地区的和平的事件。事实上，尼加拉瓜政府在1979年称第十七次外长会议的决议“无论从哪一点来看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那次会议从未结束。中美洲问题仍然是美洲组织要讨论的问题。就在昨天，在美洲组织常设理事会上，洪都拉斯外交部长严肃地建议为实现中美洲的和平而努力。

因此，根据联合国宪章和美洲组织宪章的规定，美洲国家组织不仅对这件事有管辖权，它也正式知道这件事。显然，美洲组织是审议尼加拉瓜提出的问题的适当的主要讲坛。

在这个公开的讲坛上，我们再次呼吁尼加拉瓜政府同我们和其他邻国政府一道解决分歧，结束干涉，在本半球和平地生活。

现在我继续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职能。由于时间已晚，我打算休会。安全理事会下一次会议将在今天下午4时举行，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个问题。

下午1时20分散会。